

党就是支点

上

〔苏〕阿·柯普捷洛夫



党就是支点

上

〔苏〕阿·柯普捷洛夫

蓝一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作家和作品介绍

苏联名作家阿法纳西·拉扎列维奇·柯普捷洛夫，一九〇三年生于俄罗斯旧教徒之家，一九四四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做过州报的通讯员，当过记者，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为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从记者到作家，柯普捷洛夫有一个关键的年代，那就是二十年代末。一九二七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黑暗》，一九二九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新的田地》。此后，他那文艺创作的笔就象启开了的水闸，不停地流泄，接连发表了《晶莹的鲜血》、《大游牧区》、《送上地面》、《当胜利被缔造的时候》、《花园》等多部长篇小说。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柯普捷洛夫详尽地研究了有关列宁活动的文献，创作了三部优秀作品，这就是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一九六九年发表的《火焰》和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党就是支点》(原名《支点》)。这三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而使柯普捷洛夫成了描写列宁活动的著名作家之一。

三部作品描写的时间跨度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通过这些作品，作家生动地再现了列宁在彼得堡、列宁在西伯利亚以

及列宁创办《火星报》各时期的斗争和生活。作品中的列宁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是战士，是思想家和组织者，富有洞察力，具有领袖人物的气质和才能。

柯普捷洛夫擅长描写家乡的美景。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巧妙地把列宁的心理活动和大自然美景结合起来。

除列宁外，三部曲还塑造了许多革命家的形象，例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列佩申斯基、斯塔尔科夫、费多谢耶夫等。通过这些形象，作家概括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党报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还用了不少篇幅写克鲁普斯卡娅的活动，并且描写了她与列宁的恋爱史。这就使这三部作品题材广泛，情节曲折，故事优美，读起来有声有色。

《党就是支点》是三部曲的第三部，作者通过众多的艺术形象，展示了列宁创办《火星报》时期的俄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围绕着制定党的纲领、召开第二次党代会等问题，作者着力描写了列宁在党内斗争中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善于斗争的艺术。此外，书中还描写了一些新人物，其中有高尔基、安德列耶娃和莫罗佐夫。他们同情和支持革命，不畏当局的凶恶和残暴，在小说中成为很有个性的人物。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天苏联文学的一个侧面。

总之，三部曲奠定了柯普捷洛夫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党就是支点》这部优秀作品，曾获得一九七九年度苏联国家奖金。

我们翻译《党就是支点》这一部书时，首先看到的是它那閃着灿星的思想性，正是出于此种热情和初衷，我们想尽快把它介绍给读者。由于该书篇幅较长，故分上下两集出版。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书中的一些名字或事件加了注释。原

书中的注释均标上了“作者注”。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郑耀华和李树华两位同志以及新华出版社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蓝一(兼校对)、初逢、李右铭、贾慧、金月、曲季涛、梁丰年七位同志翻译。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译文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

主要人物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小名沃洛佳，笔名有彼得罗夫、伊凡、弗雷、列宁等，《火星报》编委会的成员之一。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小名娜佳，弗·伊·乌里扬诺夫的妻子，《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

叶里扎维塔·瓦西里耶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勃兰克(乌里扬诺娃)——弗·伊·乌里扬诺夫的母亲。

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弗·伊·乌里扬诺夫的姐姐。

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叶利扎罗夫——安·伊·乌里扬诺娃的丈夫。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小名米嘉，弗·伊·乌里扬诺夫的弟弟。

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小名玛尼娅，德·伊·乌里扬诺夫的妹妹。

格奥尔基·瓦连吉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火星报》编委会

成员之一。

维拉·伊凡诺芙娜·扎苏利奇——《火星报》编委会成员之一。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火星报》编委会成员之一。

巴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火星报》编委会成员之一。

尤里·奥西波维奇·采德尔巴乌穆——笔名马尔托夫，《火星报》编委会成员之一。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火星报》代办员。

格列布·马克西米里阿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火星报》代办员。

季娜伊达·巴甫洛夫娜·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代号小白面包，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妻子。

潘杰列伊蒙·尼古拉耶维奇·列佩申斯基——《火星报》代办员，统计学家。

格拉菲拉·伊凡诺芙娜·奥库洛娃——代号小兔儿，《火星报》代办员。

尼古拉·艾尔涅斯托维奇·巴乌曼——代号格拉奇（白嘴鸦），《火星报》代办员。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尔文——《火星报》代办员。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玛丽娅·费多罗芙娜·安德列耶娃——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

萨夫瓦·季莫费耶维奇·莫罗佐夫——大工厂主。

彼得·贝伦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莫斯科暗探局局长。

叶夫斯特拉吉·巴甫洛维奇·梅德尼柯夫——谢·瓦·祖巴托夫手下的特务长官。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孟什科夫——暗探。

安娜·叶戈罗芙娜·谢列布利娅科娃——代号玛莫奇卡，谢·瓦·祖巴托夫的助手，奸细。

费奥菲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列波夫——工贼。

……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就可以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弗·伊·列宁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6
第 三 章	48
第 四 章	103
第 五 章	119
第 六 章	140
第 七 章	157
第 八 章	180
第 九 章	201
第 十 章	234
第 十 一 章	277
第 十 二 章	318
第 十 三 章	343
第 十 四 章	356
第 十 五 章	369
第 十 六 章	394
第 十 七 章	421

第一章

1

一九〇一年三月的一天，两个女人走上一座木楼的楼梯，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青年女人象高等学校的学生，急于跑上二层；但她看了一下另外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却又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上年纪的女人戴着披巾，呼吸吃力，一阶一阶地慢慢往上走。

楼上的屋门关闭着，但仍然可以听到室内熟悉的钢琴声。

“这是他们！”年青女人高兴地叫起来。上年纪的女人只是默默点了点头。

于是，她们轻轻地移动着脚步，来到楼梯的拐角处，审慎地瞧了瞧；果然不错，这正是她们要找的房号！

两人静静地倾听起来。

“是贝多芬的曲子呀！”年青的娜佳小声说。

“是《月光》！”母亲补充道。“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弹钢琴……一晃三年过去了……那时她就弹……”

是的，眨眼之间的三年。三年前，她们也是顺路在莫斯科停

留一下，但是，三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变了！那时，只要得到警察的允许，还能够路过来此与他们相见，而现在……禁止娜佳去学生城和工厂区了。这次她们是秘密来的。现在这个家距离布得尔基监狱不远，假如不被人发现，那才好呢……回想三年前，乌里扬诺夫家是住在索巴卡广场附近……也就在那时，克鲁普斯卡娅母女被迫到西伯利亚去了。娜佳去与未婚夫共患难，她的母亲叶里扎维塔·瓦西里耶芙娜也随之到了未来的女婿那里。那时，在《月光》乐曲的乐声中，也感到婆母的忧愁。怎么能不是这样呢？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小儿子米嘉被关在塔冈卡监狱，而沃洛佳在无人知晓的舒申斯科耶受煎熬，形同坐牢。所万幸的是，尚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同她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她的安慰了。

福利达象一切森贝拿尔狗一样，一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低声汪汪叫，随即钻过门扇，习惯地闻起来，当发现来人为自己所不相识时，便不住声地狂吠。可是现在这条狗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只能听到室内那种充满深情的乐曲声？

母女俩不安地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难道那只可爱的狗不在了吗？马尔克·季莫菲耶维奇喜欢用手指头摸福利达的耳朵，阿尼娅和玛尼雅莎常带着它去散步……现在米嘉不在家。马尔克每天早晨去工程学院听课……那么阿尼娅和玛尼雅莎呢？她们在哪？……

他们知道沃洛佳的近况吗？

从前，只有夏季他才到乌法，但他却不喜欢闲呆着。他一天也闲不住，经常同流亡者和被流放的革命家相会，与他们热烈辩论革命的方法和国家的未来问题。他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分离的时间要晚得多。离别时，他对她讲了什么呢？

娜佳屏住呼吸，又细听起来。于是，她又和母亲互相瞧了一

眼。她们觉得，好象只有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在空房间里弹钢琴……

也许，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要不要马上拉铃绳？……

叶里扎维塔·瓦西里耶芙娜只要轻轻拉一下铃绳，屋里的小铃就会响起来……

不，不能啊……骤然响起了铃声，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会发抖的。她这样的年纪就怕激动。

母亲和女儿听得出神了，她们已经不着急了。长长的三年时间，她们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钢琴声。

钢琴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唤起了听者沉思。娜佳的脑海中浮现出夜间树林中的景象：一轮明月在天空中悄悄地移动，一会儿钻进云层；正是解冻的天气，树枝低垂，不时有小冰块落到平静的湖面上……沃洛佳曾多次讲过，在舒申斯科耶村边通常是长满了猎人用的独活草。

现在沃洛佳在哪里呢？此时此刻他在做什么呢？

她还记着布拉格的地址。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也记着吗？有一次婆婆在信中高兴地写道，她得到了从巴黎来的消息。现在她那里大概也还保存着从布拉格寄来的一些信件吧？

再过一分钟时间，她们将进入房间里去，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热烈亲吻，互相详细打听各自的生活以及亲人的状况。当然，首先要打听沃洛佳的情况。

2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小时前从塔冈卡回来。她没有马上摘下披巾，没有脱掉大衣，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吃力地喘着气，一下子坐到沙发椅上，两臂疲劳，放在膝盖上。她的头不时地在抖动。

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通向监狱大门的小道，她已走了十四个年头。先是看大孩子萨沙……他如此年轻……对于她这个当母亲的人来说，这孩子……真诚可爱又固执，亲亲热热而又顽强。他过早地断送了生命。

两颗大泪珠滚落到面颊。她撩起披巾的一角，擦去眼泪。雪化了，披巾变得潮湿了，她的脸感到寒冷，发抖了。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坐在沙发椅上伸直了腰板，又叹了一口气。

她多次去狱中探望，探望过萨沙，探望过阿尼娅，探望过沃洛佳，探望过米嘉，也探望过小马尼雅莎，送东西给他们……

这不，又要送东西了，现在要送两小包东西，一小包给马尼雅莎，另一小包给马尔克，都是送到那个可咒的塔冈卡监狱的窗口的。

三个星期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女儿和女婿被抓走了。听人说，全莫斯科逮捕了不少人，原因是他们同沙皇制度进行了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三月一号正是大逮捕的日子。这就是说，人们非常耽心。俄罗斯地下组织要让自己人得知这一情报。但是，我

们的社会民主党人要走别的路子。还在萨沙遇难一周年时，沃洛佳说过：“我们将走另一条路。”他们暂时聚集力量……监狱很大……在广大的西伯利亚，不断地听到镣铐声……

只有她一个人，异常孤单。没有人带着福利达去散步，只好和这条狗分别了……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解开披巾，放到肩上，走到自己的小桌旁，伸手拿起一张小像片，上面有三个人：米嘉、玛尼雅莎和马尔克，他们的脚边是福利达。马尔克面带忧虑之色，甚至是苦恼，仿佛预感到一场灾难就要临头。

她把像片放到原处，拿起女婿从监狱中寄来的第一封信，戴上眼镜，又看了起来：

“亲爱的妈妈，我很早就应该给你写信，无奈我们这里写信有一定的时间。我这儿一切都好，因为我自己感觉好极了。给你描写一下我的大房子。长是六俄尺，宽是三俄尺，高约四俄尺半，高度不好测量，因为天花板表面是拱形的。窗子高一俄尺半。宽也是一俄尺半，离地板两俄尺半。窗子对面是门，从那里可进屋，进来可看到右边有一张床，一个食具架以及一根取暖管，左面的角落里是难以说出口的东西……我住在第五层楼里，从窗子还可看到莫斯科的全景呢！假如我有望远镜的话，那么我即使看不清我的住宅，至少我可以看清学校。晴空万里的日子，我还能欣赏救世主教堂圆顶和克里姆林宫教堂圆顶一闪一闪的亮光。从监狱这里看到的景色并不亚于站在麻雀山上看到的景色。当然是从另一种观点去欣赏，但目的还是一个，就是要得到一种快乐。”

马尔克精神很好。没有一点气馁的影子，没有一丝不满的情绪。看来，他写的信经过深思熟虑，照顾周到，否则宪兵是不允许将此信带出监狱的。他们并不善于对轻微甚至较明显的讥讽挑

刺儿。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继续往下看：

“这里的生活极为正规……不准唱歌，但可用鼻子哼哼或在心里唱，于是我常常在心里唱著名的磨坊主抒情调《怪不得！》十二点钟左右开午饭。一餐午饭十八个戈比，满不错了。只是一件我不满意：菜汤常常是酸的，我不喝……下午四点钟上晚茶。约在七点钟作祈祷，然后是搜查；搜查之后到第二天早晨是自由时间……

请不要灰心，我们亲爱的妈妈，你就顽强地忍受不应忍受的艰难困苦吧！吻你。

你的叶·马尔克”

“不灰心……在孤独中遇到这种时候情有可原……”

他们原来是一大家子人，成天操心忙碌，眼下一个近人也没有了，即便阿尼娅从国外回来……只能说“假如她回来”。她不能回来，在莫斯科她会马上被抓起来的。那就多了一个囚徒！……就是沃洛佳也不能回来。他从事艰苦的事业。

沃洛佳很快就不会孤独了，因为娜佳不久就会从流放地回来，去他那里。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没有把家里人被捕的事告诉给娜佳。为什么要让她不安呢？就是没有此事，她也够焦急了。娜佳也不用写信了，她不日就到莫斯科。在出国之前，她不能不来。尽管需要秘密行动，但她总是要来探望一下的，哪怕呆上一个小时也好。

她把马尔克的信放在桌上，一只手放到胸前，仿佛清醒过来：

“我这是怎么啦？……在屋子里还穿着大衣，戴着披巾……”

她个子不高，身材干瘦，虽不年轻，但腿脚还灵便。她回到前屋，解下不常用的披巾。只是探监或去市场买菜时才戴它。她脱下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走到厨房，用小块白桦树劈柴生着茶炊，接着加了些木炭，嘴里说着，好像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对着全家人：

“等一会儿茶就好了……我现在……”她想利用分秒时间，于是向钢琴走去。“我稍微活动活动手指头……”

她没有立即坐到圆椅子上，而是先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一趟，脱下毡靴，换上了轻便鞋，在松软美丽的白发上面罩了一个黑色透花的发饰，好象准备为别人表演一样。她一只手摸着钢琴盖子，小心地打开它，没等拿过乐谱架子，就坐下了，然后聚精会神，挺直腰板，象其他老年人一样，在空中动了动纤细的手指，两眼半睁半闭，望了一下天花板，接着身躯迅速前倾，双手触键。她若有所思，从容不迫，弹得很有节奏。《月光》的声音冲出房间传向远方，暗蓝色的夜空有几块孤零零的云彩在飘动，月光时而照得平静的湖面闪闪发亮，时而掠过湖边的小树林，时而又照在广阔的原野上。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觉得，这里不只是她一个人，仿佛有人在听她的演奏，于是她控制不住自己，马上就要咳嗽，节奏乱了，头也不似往常，抖了起来。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又从第一个音节开始，手指抬起，又轻快而准确地落到键子上。她的头不再抖动，而是随着乐曲的拍子和协地摆动。

最后一个音响消失了，月亮被一小块乌云遮住。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微微抬起头，发起呆来。

小铃轻轻地响起来，仿佛怕吓坏女主人似的。

响了一次又一次，声音很小，看来拉铃的人很小心。